

养媳卷

养媳宝卷初展开，
大众不可闲谈讲，
念佛勿要家常说，
看轻媳妇就是看轻子，
撇却闲文归宝卷，
诸佛菩萨在斋坛。
尽心听卷和如来。
不要拿媳妇瞎言谈。
看轻儿子就是轻自身。
要宣养媳一段情。

且说大清朝乾隆年间，江南常州府武进县尧塘村，村上有一家姓甄名觉号悟音，娶氏巫氏，单生一女，名叫素珍，年方十一岁，生得聪明伶俐，爱如珍宝。甄觉在家与妻闲谈，忽听外面敲门，连忙答应，就去开门，一看，甄觉道：“呀，原来是邱大哥，里边来请坐罢。”二人同到高厅将身坐定，甄觉开言问道：“邱大哥到来有何贵干？”邱浩良说道：“甄贤弟你听我说来。”

浩良即便开言说，
我今到此非别事，
明朝兴隆黄道日，
收拾行李端正好，
甄觉听说连声应，
送出厅堂大门外，
开言说与贤妻晓，
你拿行李来收拾，
女儿呀，为父明朝要出去，
要与母亲生活做，
甄觉贤弟听原因。
相请贤弟做营生。
备办开船要动身。
兴隆大财转家门。
明朝一早到西门。
浩良拜别就动身。
回身就进自己门。
邱兄请我做营生。
明朝一早就动身。
不要贪懒惹娘嗔。

且说素珍听爹吩咐便说道：“爹爹不必交代，你只要路上小心，望你爹爹兴隆发达，早日回来，免得女儿与母亲挂念。”甄觉又对娘子说道：

我今出外西洋去，
贤妻在家照管好，
你我所生一个女，
不要将她来打骂，
巫氏贤妻将言答，
你女就是我的女，
夫君呀，你放心大胆出门去，
自己身体要保重，
江海里面风浪大，
牢牢记着中舱坐，
银钱交代船班主，
母女送出墙门外，
不宣母女家中事，
挑了行李船来下，
难定日子转家门。
门户火烛要当心。
母女好好过光阴。
好好教育女儿身。
夫君不必挂在心。
不必交代我妻身。
但愿你太平无事转家门。
出门不比在家门。
船头船艄勿要登。
知寒知热自当心。
吃茶吃酒要当心。
送到三里转回程。
先说甄觉到西门。
浩良船内便相迎。

浩良说道：“甄觉贤弟你来了。”回言道：“邱大哥，我来了。”就拿铺盖行李放在中舱船上，伙计一齐相见。船家即便烧荤菜请路头、斋财神、烧顺风、斋利

市。敲锣高声起锚，拔跳板，解缆开船，扯起风篷一路出海而去。

漂洋过江就出海，	已经半月有余零。
顺风相送真欢喜，	哪知天降大祸临。
霎时一阵狂风起，	白浪滔天吓煞人。
海中浪头高几丈，	满船人声哭勿停。
乌云飞来天又暗，	船头不见船艄人。
一只洋船颠不住，	不料翻在海中心。
船家客人齐下水，	各人难保各人命。
过了一个时辰后，	云消风静浪太平。

且说一只海船颠风作浪，沉在海底。合船客人淹死，惟有甄觉与邱浩良二人泛在水面。邱浩良抱住一根桅杆，余到海边，幸遇渔船搭救归家。那个甄觉，随风逐浪已有七八里之遥远。刚巧遇着蓼莽国过来一只大洋船，进贡回国，舱中有一个番官，船上灯光照耀如同白日，一班船上水手看到海上清清爽爽。

只看见水面余来一个人，	船家看见稟大人。
番官吩咐忙捞起，	随即拖到舱中存。
即拿姜汤来灌下，	不多一歇转还魂。
甄觉张开眼来仔细看，	拜谢救命大恩人。

且说外国番官，吩咐船上人与他换了衣服，喊到面前问道：“你这个汉子家住何处？姓甚名谁？为何落在水中？快些说来我听。”甄觉道：“老爷你听稟。”

我是江山常州人，	武进县内尧塘村。
只为漂洋外国去，	卖买生意做营生。
海中遇了风波浪，	舟船翻在海当中。
满船人口多淹死，	小人余到此地存。
遇着老爷来救我，	来生犬马报大恩。
番官一听此言话，	就把汉子叫一声。
今日在此住一夜，	明日送你转家门。
甄觉含泪声声谢，	蓼莽国内去安身。
不说甄觉身住蓼莽国，	且说邱浩良转家门。
一路顺船归家转，	先到常州尧塘村。
浩良细说翻船事，	巫氏听见吓落魂。
回身走到香房内，	嚎啕大哭叫夫身。
素珍听见爹爹死，	顿时哭死再还魂。
娘儿二个嚎啕哭，	浩良看了泪纷纷。
浩良上前相劝巫氏女，	大嫂不要苦伤心。
万事皆由天派定，	我送花银养你们。
说了一番拜别去，	随船一路转家门。
娘儿二个伤悲切，	哭得上天入地也无门。
夫君呀，望你发财归家转，	哪知死在海中心。
叫我里母女二人哪得过，	一无依靠度朝昏。
今生不见亲夫面，	只好黄泉路上会朝昏。
巫氏日夜嚎啕哭，	苦成一病在其身。

再说巫氏日夜痛哭，成其一病，服药无效。素珍各处求神许愿，看看母亲病势一日重于一日，素珍更加着急，时刻不离母亲身边。巫氏便叫道：“女儿呀！”

做娘养你十一岁，	未曾拿你骂一声。
----------	----------

爹爹当你宝珍珠， 你也不会惹人气。
 不料爹爹翻在海里死， 抛掉我母与女儿。
 女儿呀， 指望养你家中招女婿， 生男育女接香烟。
 我的病体勿会好， 看来我娘掉你们。
 你又无兄弟并叔伯， 叫你怎样过光阴？
 女儿呀， 我倘然一日归阴去， 不必棺木葬我身。
 只要芦席草包将我埋， 留些铜钱保生存。

巫氏叫道：“女儿呀， 我还有几句说话要吩咐你： 我死了以后， 倘有人家来领你去过继， 你要孝顺继父母， 要比亲生父母格外看重。倘有人家要你做养媳妇， 你第一要孝顺公婆， 第二要敬重丈夫， 第三要和睦乡邻， 姑娘小叔格外恭敬， 生男育女更要小心。倘然出去做了丫头， 定要依头顺脑， 听人使唤， 不要贪吃懒做。”素珍听了放声大哭， 叫道：“母亲呀， 你勿必吩咐， 只要你自己身体保重， 只是我女儿天生苦命， 爹爹已死， 我女儿只有你娘亲一人， 我看母亲病在身上， 教我如何过得了日子。咳， 我实是苦命呀！”

爹爹呀我与母亲二个人， 还好将就过光阴。

巴得娘亲常在世， 吃着都是娘当心。

那巫氏夫人看看十一岁的女儿， 那里舍得。想想我死之后， 女儿年纪轻轻， 如何过度光阴， 顿时嚎啕痛哭。

女儿呀， 我娘料想不能活， 只怕即日见阎君。
 女儿呀， 我吩咐你说话牢牢记， 不要忘了我娘亲。
 手摸素珍嚎啕哭， 难舍女儿苦命人。
 眼睛发白身发抖， 喉咙痰起就归阴。
 素珍一见娘已死， 乱撞乱跳喊娘亲。
 娘亲呀， 你今安然归阴去， 留我苦命一个人。
 娘亲呀， 你在阴间慢慢走， 等我苦命一同行。
 痛哭一番天明亮， 惊动乡邻隔壁人。
 东村西巷齐来看， 眼泪双抛叫千金。
 叔伯齐声开言劝， 不伤心来也伤心。

再说素珍说道：“各位叔伯阿妈婶娘， 都是我奴奴苦命， 害杀了爹娘， 我如今一无所靠， 叫我如何是好？”众人道：“今日的丧事只好省紧点哉， 我们乡邻亲眷无一人不为你伤心。”素珍道：“多谢各位齐来安慰体贴我， 说话是勿差， 但是如今我一个铜钱也无不， 一升米也全无， 如何是好？”有个别的想吃豆腐的人听见没有一分钱办丧事， 连忙掇转身体就走， 大部分人是软心肠人， 看见素珍嚎啕大哭也落起眼泪来了。有一个叫张正方的老人， 年纪约有六十余岁， 为人忠厚， 见素珍哭得伤心， 年纪轻轻从小丧父母， 实是可怜。便叫道：“素珍不必悲伤， 人死不能复生。如今你母亲死在床上哭也无用， 我看你一个亲人也无不， 现在你母的丧葬之费打紧点， 一概我来办。”素珍一听， 连忙跪在地下叫声：“公公， 倘然日后我有活命之日， 总不忘记你老公公的恩德。”张正方就去办了棺木成殓入土为安， 代他料理已毕。

素珍送娘上坟， 拜谢公公姓张人。
 张正方拜别归家去， 素珍独自守孝堂。
 思想爹娘伤心痛， 灵前也无纸钱半毫分。
 死鬼也无羹饭吃， 活人也无粥饭吞。
 一日三餐无不吃， 忍饥受饿过光阴。

一年四季难得过，朝思暮想泪纷纷。
 社日过了清明日，想着爹娘二大人。
 灵前孤女哀哀哭，白纸全无去上坟。
 夏天已过秋天到，哪有羹饭祭亡魂！
 中秋孝女嚎啕哭，思想爹娘枉费神。
 爹娘养我人一个，月里点灯空挂名。
 到了十月初一日，只好一杯清水去上坟。
 伤心呀，十一月里冬天到，又无被头冷死人。
 日间只好灵前哭，夜间梦里见双亲。
 十二月里大年夜，寸草全无敬先灵。
 正逢大雪纷纷落，做了雪饼祭双亲。
 素珍跪在灵前哭，来了公公姓张人。
 走到灵前仔细看，张公一见好伤心。

且说素珍便叫老公公：“你来了，快快请坐，受我一拜。”张公连忙扶起，看见灵前有三个白饼，便叫小姐：“这个白饼有如白雪一般，什么粉做成的？”小姐道：“老公公，这也一言难尽，正当是雪做的。我爹娘死了之后，又无纸钱锭帛烧化，又无香烛羹饭，实是伤心！”

素珍看见爹娘无羹饭，活人米无半合钱无分。
 素珍哭得伤心处，哭死灵前再还魂。
 张公也哭发了竭①，抱住素珍喊渴声。
 小姐快快还魂转，万事总有我当成。
 素珍喉咙微微动，又把公公叫一声。
 公公呀，人人都说黄连苦，我比黄连苦三分。
 活在阳间如何过，不如早死倒安心。
 张公一一来相劝，小姐你且放宽心。
 爹娘羹饭我来做，你的吃用我当心。
 张公肚里来思想，要你素珍定终身。
 小姐呀，你也不要伤悲痛，替你配夫过光阴。
 小姐一听来思想，公公是我救命人。
 想想今后难过活，为了活命便应承。
 张公欢喜归家转，素珍含泪送行程。

且说本县尧塘村三里之外，有一家姓孙名嘉良，妻冯氏。所生一子，名叫文玉。张公走到孙家，谈起此桩亲事，孙家夫妻二人十分欢喜，就选了吉日，二月初三定亲，十七日过门。女家费用一切男家承担。张公道：“准定如此。”

张公即便拜别去，嘉良送出大墙门。
 张公走到素珍家中去，便将一一说分明。
 素珍听说心中苦，眼泪双抛说原因。
 张公呀，小奴年小不懂事，怎到孙家奉双亲。
 生活一点勿为做，只知吃饭着衣衿。
 公公呀，我去了爹娘羹饭啥人做？况且还有重孝在奴身。
 张公听说回言答，小姐说话欠通文。
 小姐呀，你今到了夫家去，丈夫胜如一母生。
 女婿半子从古说，时节羹饭理当承。
 十月朝与清明节，祭扫坟墓你二人。

放心大胆孙家去，我的说话你要听。
 你去第一行孝道，孝顺翁姑敬大人。
 夫妻道里②要和睦，依头顺脑过光阴。
 素珍又把公公叫，你的教导记在心。
 张公连忙回家转，素珍送走大恩人。
 不说张公归家事，再说素珍小姐身。
 走到灵前双膝跪，嚎啕痛哭实伤心。
 爹爹呀，你在阴司可晓得，苦命女儿要出门。
 倘然留得爹娘在，安安逸逸在家庭。
 哪晓得我去做童养媳，梳头缠脚不知情。
 况且我只有十一岁，生活不懂半毫分。
 灶头镬子摆勿正，哪会烧茶煮饭吞！
 吃饭不知饥与饱，哪会服侍二大人！
 爹娘呀，我今到了夫家去，何人陪伴你灵魂？

且说素珍现在要出门做养媳妇，跪在母亲灵台前嚎啕大哭。想你爹娘养到我十一岁的苦处，思思想想越是伤心，叫我如何来报答你娘亲！

爹娘养了我的身，当初珠宝一样能。
 一岁二岁娘怀抱，你爹娘费尽多少心。
 到了三头四岁学说话，你爹娘听了喜欢心。
 我要为了摸壁走，你娘寸步不离身。
 因你娘亲乳水少，拿了糕饼喂我吞。
 后来看我自己会吃吃，你娘越看越称心。
 戒了奶奶吃粥饭，千方百计费尽心。
 我走来走去恐防吓，爹娘步步来当心。
 睡到半夜三更后，移湿换干娘当心。
 到了六岁出天花，榴头榴面唬煞人。
 爹娘急得双脚跳，请医服药求神明。
 养到我女儿七八岁，替我梳头缠脚娘费心。
 爹娘当我夜明珠，时时刻刻实关心。
 到只现在我苦命，父母双亡苦伤心。
 我想娘亲自养我，十月怀胎白费心。
 我想爹爹空养我，白费心计我未做人。
 我现在要去做养媳妇，长短不知做事情。
 如果碰着善阿婆，还可勉强过光阴。
 如果遇到凶阿婆，叫我哪能过光阴。
 我现在只有十一岁，越思越想越伤心。
 你爹娘才到阴司地，等我女儿一同行。

且说素珍在家日夜啼哭。光阴迅速，不觉二月初三到了。孙家将茶礼、首饰拿来定了亲事。素珍一切回礼，有张正方代办。到了十七日，张公领了小轿备了几个高声鞭炮，闹热纷纷来到小姐门口。张正方便叫：“小姐快快上轿吧，你家爹娘羹饭我已经和孙家说好，四时八节祭扫坟墓一概孙家承担，你放心大胆上轿吧！”素珍走到爹娘灵位门前，捧了牌位大哭一场。

爹娘呀，我本来应该守满三年孝，未知何日再相逢。

娘亲呀，女儿今日孙家去，阴司保佑女儿身。

捧了牌位嚎啕哭，一交跌倒地埃尘。
 张公连忙来挽起，安排小姐上轿行。
 素珍轿内哀哀哭，张公替他锁大门。
 乡邻个个落眼泪，十人见了九伤心。
 一顶小轿来得快，不多一歇到家门。
 高声鞭炮乒乓响，轿子已经进墙门。
 诸亲百眷高厅坐，合家欢喜闹盈盈。
 素珍坐在轿子内，眼泪双抛不留存。
 小姐厅堂来出轿，喜娘挽了进房门。
 伏侍张公喜酒吃，酒完席散转家门。

再说素珍走到房内，看见人头济济，进进出出，个个齐来看新娘子。素珍眼见生人，脚踏生地，并无一个人认得，心中越想越苦。听见有人说：“新娘子倒也不丑。”也有人说：“无啥好！”阿婆听见人家说无啥好，连忙走到房里叫道：“新小姐，不要登在房里，尽可以走出来给别人家认认么哉！”

素珍听说立起身，心中思想苦十分。
 叫我如何来开口，眼前都是陌生人。
 慢慢走出房门外，面涨通红到高厅。
 冯氏阿婆将言说，叫声小姐听原因。
 里个叫声太舅婆，这个叫声太姑婆。
 里个叫声亲姨婆，这个叫声外太婆。
 这位东边张伯伯，那个西边叔叔称。
 这位是我大伯母，这位是我阿婶婶。
 素珍个个来见礼，大家还礼乱纷纷。
 叫得称呼毫无错，人人称赞好新人。
 回转身来归房去，一夜未曾合眼睛。
 思思想想正苦切，眼泪双抛到天明。
 走到公婆床前问，回来走进灶间门。
 畚灰刮锅忙碌碌，烧茶煮饭自当心。
 不说素珍面汤送，再说文玉进家门。

且说冯氏说道：“孩儿不到家中是何缘故？”孙嘉良道：“小媳进门，故此避开。”夫妻二人正说之间，忽见文玉孩儿从外面进来，走到高厅便叫爹爹母亲，孩儿拜见。冯氏便叫新娘子，这个就是你的丈夫。素珍新来晚到况且年纪又轻，见了丈夫自想怕羞，以致面涨通红。文玉低头，偷眼看到娘子生得聪明伶俐，容貌非凡，文玉十分欢喜。素珍也偷眼看丈夫生得眉清目秀，顶平额阔，天庭饱满，后来必定做公卿，也是我的福气。冯氏便叫孩儿快些出去，用功读书吧，巴你成就，与你成亲。文玉连忙答应，拜别父母，就去读书。冯氏对新娘子说道：“一家人口共有四个，文玉在外读书，我与你三人在家，百样事要你当心的。”素珍叫声婆婆：

我吃饭不知饥与饱，奶气还在嘴唇边。
 样样色色要你婆婆叫，我事情不懂半毫分。
 自小爹娘抛掉我，无人教训小奴身。
 倘然干事有差错，全在婆婆教奴身。
 爹娘双双归阴去，婆婆是我亲大人。
 素珍年纪虽然小，说话之间胜大人。

光阴如箭容易过， 残冬过只又新春。
正月过了二月到， 杏花刚谢桃花开。

且说到了三月初三，冯氏对丈夫说，初八是我的生日。今年有新小姐替我办理，要请乡邻亲眷一齐到了。素珍到厅堂迎接，十分恭敬。诸亲百眷吃罢寿面很满意，大家各自回家。单剩一个姨婆未走。素珍肚里思想，看这个姨婆生来贼头鬼脑，是搬弄事非的人。姨婆看见新小姐吃面碗里吃着一根笊篱芒，素珍拈起来放在嘴里一含。有姨婆朝他一看，素珍吓得面涨通红。觉得不好意思。这个姨婆看见新小姐勒浪回避，那是定道他在偷吃东西。姨婆掇转身来，到妹妹房中就拿妹子衣衿一拉，说道：“我看你家新娘勿大好，刚刚拨我撞着，登在厨房里手末拿嘴抹嚼。妹妹呀，你弄着这个人种路勿好，要偷东摸西个。下去是日长细久，你照顾勿过来，为啥勿早点管教管教，到后来益加胆大。我还听他在灶前头恶言恶语罗罗嗦嗦，好样勿学，单学一张嘴，花言巧语，指东话西。妹妹呀，你不要不相信我，到后来懊悔来勿及个！”冯氏这二只耳朵软如棉花，经阿姐撺掇一番，顿时起了不良之心！

妹妹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此刻时光管勿好， 将来管他不可能。
偷东摸西像啥样， 旁人看见话谈论。
冯氏就把姐姐叫， 姐姐说话句句真。
姐姐呀，你说出我不晓，定要弄他活不成。
姐姐呀，你一时拿他致死地，恐怕乡邻抱不平。
对他毒手慢慢下， 使他死路自家寻。

且说这位阿姐叫声：“妹妹呀，本该要她做啥？我俚外甥文玉，官官面貌生得好，文才又是好，怕讨勿着娘子？讨这个丫头，害得外甥一世无不出头，快点趁早，还是退落只吧！我做阿姐包你选一个端端正正的姑娘，铜钱也不要难为一分。”妹妹一听心中欢喜，得意非凡。正叫：请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

冯氏开口将言说， 拜托你姐姐做媒人。
代我里讨一个花姣女， 花银重谢姐姐身。
姐姐又把妹妹叫， 姊妹道里哪要送花银？
只要拿个贱人退落只， 保你讨个贤惠女千金。
拿她今朝饿来明朝饿， 自然发竭短见寻。
若不投河并吊死， 必定逃走出门行。
倘然逃出你墙门， 就喊媒人来退婚。
讲到太阳归山去， 姊妹作别转家门。
姐姐回转妹妹送， 送出墙门回转身。
走到厅上来寻事， 口口声声骂贱人。
素珍吓得痴呆了， 有如天打一般能。
素珍开口便把婆婆叫， 有啥事体勿称心？
冯氏只管高声骂， 贱人娼根勿绝声。
到只我家三四日， 单想吃饭着衣衿。
看你越大越勿好， 贼头鬼脑不成人。
我今越看越惹气， 恨勿得打死你娼根。
看你只生一张嘴， 花言巧语哄骗人。
一心只想偷食吃， 生活勿做半毫分。
与我快淘五斗米， 连夜推粉要完成。

明朝就要做团子，
素珍听说魂飞散，
连忙出去来淘米，
自己身小无气力，
不说素珍伤心处，
送送亲眷与乡邻。
含只眼泪就应承。
双抛眼泪落纷纷。
那能推完许多粉。
再说公公转家门。

且说嘉良外面回来，便叫：“新小姐，要夜哉，还在做啥？快些歇吧，年纪轻轻勿要做伤子，后来生活做勿完个。”阿婆听见丈夫叫媳妇勿要去做生活，连忙跳出来说道：“后生时做勿煞个，里歇晨光勿做，阿是到只头发白耳朵聋再去做，还是等我老太婆来做？老老头你晓得啥？一年到头，吃只别人家饭，也要还还礼。叫他淘四五斗米，推推粉，做两个团子送送人，难道要做死哉！”嘉良道：

“小姐年轻，只有十一岁，骨头嫩气力小，那能叫他推啥磨，推伤只末害只她一世。等我明朝头请人来推末哉。”冯氏便骂：“老贼不关你啥事，有啥铜钱来请人推磨？看你护她一世，还是叫她坐在红木家堂里？你这老贼勿想想，讨只新媳妇为只要做做生活，我里要省力点，要你来空讨好！”

嘉良一听火直喷，
哪知媳妇年纪小，
不讨媳妇也勿做，
倘有别人来知道，
小姐生来多伶俐，
看见公婆来相骂，
生活本来应该做，
婆婆快些休动气，
今朝淘只五斗米，
吞只声来忍只气，
双膝跪在尘埃地，
开口便骂老娼根。
怎能叫他来磨粉。
要做团子请别人。
势利阿婆话谈论。
鉴毛辨色胜大人。
含泪解劝是素珍。
公公婆婆莫争论。
公公你且放宽心。
保你一夜变成粉。
假装含笑劝大人。
公公看见好伤心。

且说嘉良看见媳妇贤惠，心中更加伤心。便叫新小姐快些去困吧，不要去推磨做啥团子。古人说的好：善处长工恶处牛。我将磨子打他两半爿③，看她厄推得成功。那个阿婆直头④勿怕，开口便骂：“你这个老乌龟，讨只这种好媳妇，你抱只她吧。你一日到夜登在外边，那晓得家里格事体，我要差她做生活末，总是鼻头一秀、嘴末一牵，动也勿动。只会偷长摸短，你个老乌龟还要叫她勿要做啥，但你要害她后半生！”

真是我家倒了运，
前日子我里阿姐多惹气，
登在厨房偷食吃，
还不与我退落只，
我个姐姐对我说，
保我嫁妆多齐正，
丈夫开口将言骂，
退婚二字你休想，
媳妇年纪虽然小，
挑花捺线样样会，
又不贪吃并懒做，
讨了媳妇传后代，
这个念头休提起，
弄着这种气块头。
看他做事不成人。
嘴里还要骂闲人。
不要害我文玉一终身。
外甥另配女千金。
财物不要半毫分。
这种说话不中听。
我同你分开我应承。
说话行事胜大人。
烧茶煮饭件件能。
不像搬唇弄嘴人。
生男育女靠终身。
我劝你还是安安日日过一生。

说了一番安睡去， 素珍思想好伤心。

且说素珍看见公公提了灯笼进房去安睡。思想阿公对我如此爱惜，我如果不去推磨，又恐怕阿婆吵闹。我去推了磨，又怕公公动气。推也不好，不推也不好。思前想后，一无主意。再想公公是出外之人。我究竟是要登婆婆身边过日脚的，不推磨，我今后一定要吃她苦头，只得硬了头皮，且去推吧。

素珍走进磨坊里，	眼泪双抛好伤心。
就拿磨子来架好，	走一步来哭一声。
年轻力小推勿动，	脚小伶仃步难行。
左脚底下都是泡，	右脚鸡眼血淋淋。
拖只鞋皮难行走，	拔上鞋皮又难跑。
一头走来一头哭，	听见谯楼上打一更。
我今实在推勿动，	我看来性命活不成。
忍痛熬苦哀哀哭，	哭到五更到天明。
一更里来好伤心，	想着爹爹泪盈盈。

你到外洋去，生意发财兴。劝你不要去，苦守在家庭。你还来骗我，就去快回程。拖我身上坐，骗我女儿身。外洋宝贝多买点，归家送我女儿身。啊呀我的爹爹呀，哪知道你爹爹一去不回程。

二更里来月正东， 母亲养我一场空。

当我珍珠宝，黄金变成铜。走路怕我跌，时刻不离身。河滩井当中，跟到西来跟到东。望我成长大，月里提灯笼。爹娘养我珍和宝，要想伴老送你终。啊呀娘亲呀，看来今朝一场空。

三更里来哭勿停， 我今越想越伤心。

爹爹出门去，吩咐我女儿身。好好在家内，都要听娘亲。生活勤俭做，不要惹娘嗔。母女人二个，好好过光阴。爹爹吩咐以后就动身，我同母亲送出大墙门。阿呀爹爹呀，哪晓得你死在海里尸骨也没有转家门。

四更里来月正西， 想看娘亲好苦悽。

爹爹出门去，半年有余零。客人来通信，死在海中心。母亲多发竭，哭死又还魂。哭出一场病，几日就归阴。死只多亏张公行好事，买棺成殓我娘亲。阿呀娘亲呀，哪晓你母亲要抛我苦命人。

五更里来大天明， 做养媳妇好伤心。

公公见爱我，还好过光阴。阿婆真凶恶，却是丧良心。要我来推磨，脚小步难行。鸡眼实在痛，泡穿血淋淋。想想前世多作只孽，投入天罗地网门。阿呀婆婆呀，你若然回心做善人，我谢天谢地谢神明。

一步一步一搭真疼痛，	看看东方已天明。
只有推只一半粉，	心上忧愁勿太平。
不多一歇对头到，	眼睛一白骂贱人。
推只一夜未推好，	我看你一生一世勿成人。
手拿棍棒就要打，	素珍发竭喊饶命。
要求婆婆且饶我，	饶我一歇推完成。
冯氏咬牙裂齿身走出，	贱人娼根骂勿停。
再停一歇推勿好，	不饶你个狗命人。
素珍连忙身爬起，	更加发竭苦伤心。
出了娘胎第一回，	今朝只怕命归阴。
七撞八跌团团转，	泡穿血出痛伤心。

吃尽这般遭磨难，
素珍呆想双流泪，
不如早早见阎君。
恶婆走进磨坊门。

且说恶婆走进磨坊，左手叉腰，右手拿棒，突出两只眼睛便骂道：“你个贱人！你推只一夜天十斤米还没推好？”当时素珍连忙跪下叫道：“婆婆，我已经推好哉！”乃个恶婆弹出了二只水蛇眼睛一看就骂道：“你个贱人，推到这歇还有多少粉头，你个娼根，我看你一世无用个哉。”正在拍手跳脚大骂格辰光，那知文玉恰巧放学回来，看见娘子跪在地下，披头散发眼泪双抛，想必母亲又在打骂她。文玉便叫道：“母亲为啥事体如此大怒？”冯氏就拿儿子一把拖到厅上，便骂道：“你个畜生，昨日我娘生日为何不到家中？你个忤逆种！”文玉连忙跪下叫道：“母亲息怒，我儿本该昨日要回家，被同窗师兄拖我一同去会见老伯伯的，下午回到书房，已经夜了，故而未曾回家，母亲饶我孩儿不孝之罪。”冯氏说道：“立起来，我问你可曾看见爹爹哪里去了？”文玉说道：“母亲，我孩儿未曾看见。”冯氏就骂道：“这个老昏君，今朝一早出去，到这歇来未曾回家。”文玉道：“母亲不要怒火，待孩儿去寻来。”

文玉走出墙门外，
母亲如今心肠毒，
我妻年纪方交十二岁，
正在走过书房内，
走上就把爹爹叫，
爹爹你从何处去，
莫非与娘寻淘气，
嘉良便把孩儿叫，
只为你娘心肠毒，
拿你妻子多轻贱，
你妻推磨我不许，
只为此事心中闷，
今朝会会张公面，
今日早晨刚回来，
文玉便对父亲说，
父子一同走进去，
思想娘子好伤心。
拿我妻子不当人。
哪有气力磨来推。
抬头看见老父亲。
双膝跪在地埃尘。
面带愁容为何因。
还是我妻不贤惠？
我儿哪里得知闻。
听信闲人起毒心。
十分磨难不当人。
夜来与我起来争。
一夜未曾合眼睛。
谈谈讲讲散散心。
你来寻我为何因？
妻子受难苦十分。
磨坊里去望素珍。

那个文玉便叫爹爹：“孩儿清晨回来，看见妻子正在磨坊里跪在母亲面前啼哭讨饶。爹爹你回转去切不可与母亲淘气，总是我妻命苦！”乃个孙嘉良便道：“孩儿不关你事，你只要用功读书，把你功名成就及早与你结婚。不然，你妻要被老不贤折磨死的。”文玉便道：“爹爹，功名二字请父放心，今已院诚名在前。有一位同窗师兄，与我一同去会考，今朝回来禀与你父亲知道。”

父子双双归家去，
板起面孔冯氏女，
文玉想起素珍女，
思想娘子遭磨难，
文玉走到磨坊内，
开言便把姊姊叫，
总是我命生得苦，
素珍一听丈夫话，
顿时便叫好哥哥，
厅堂上面坐定身。
默默无言不做声。
慢慢转身往内行。
恐怕要去短见寻。
要劝小姐放宽心。
做弟特来劝你身。
连害姐姐受苦辛。
不怕羞来立起身。
听我奴奴告知闻。

不是你哥连害奴， 是我前世作孽深。
 只因我命苦连累你， 害你哥哥的好青春。
 爹娘在日即就配给你， 不为做啥养媳妇。
 因我爹娘及早死， 吃着全无苦十分。
 幸得张公来救我， 劝我来做养媳妇。
 初来时期公婆多见爱， 过了一时婆婆拿我勿当人。
 拿我奴奴来拷打， 赛过当奴是畜生。
 不怨婆婆欺侮我， 只怨是奴苦命人。
 我爹娘一生养只我， 现在我是枉为人。
 一头说来一头哭， 越想越哭越伤惨。
 哥哥呀， 奴有一句断头话， 今日说与哥知道。
 我的苦头吃勿落， 只好同哥二处分。
 谅来阳间夫妻无缘分， 到了阴间配成婚。
 倘然我奴一死后， 你哥不要苦伤惨。
 自撑⑤眼光讨一个， 我在阴司勿怨你。
 但有一事要拜托， 我爹娘三年羹饭你当成。
 劝你哥哥用功读， 巴你得中状元身。
 你哥能够官来做， 奴在阴司也称心。
 哥哥呀， 现在是你孙家人， 死后原是孙家鬼。

文玉一听， 实是伤心眼泪双抛， 哭道：“姊姊你为啥要说出此话？姊姊你总要听我相劝， 虽是我娘拿你折磨， 我也知道总是我娘的不好， 你也要看我父亲拿你的见爱， 为了你日常争吵不休， 你且万不能想到绝路上去， 因我歇不多时间就要上京赶考， 如你姊姊死了我也不要活的。”顿时双膝跪下。

文玉双膝跪在地埃尘， 嚎啕大哭劝妻身。
 姐姐呀， 端端不可寻短见， 看我做弟薄面情。
 夜长总有天明亮， 前头哪及后头长。
 虽然我娘虐待你， 劝姐姐忍耐要安心。
 待我功成名就后， 夫妻快乐过光阴。
 为人总有吃苦日， 寻死念头快丢开。
 姐姐倘有长和短， 做弟即日跟上来。
 素珍听说哀哀苦， 又把哥哥叫一声。

素珍便叫：“哥哥， 你只要用功读书， 不要把我常挂在心上。我总之活是孙家人， 死是孙家鬼。你快点出去吧！倘然被婆婆进来看见， 只连你也要痛骂。”文玉走到厅上就对父亲说道：“孩儿要到书房去哉， 母亲， 家里一切事情有你管理。不要有其它牵挂。”顿时就走出厅堂。

嘉良看见儿子出门去， 呵呵冷笑说事情。
 好好孩儿孙文玉， 素珍媳妇也玲珑。
 孩儿一朝功名就， 媳妇有福做夫人。
 冯氏听说将言骂， 便骂老贼老牛精。
 你们三人是一党， 单单只多我一人。
 你叫媳妇杀落只我， 你们三人可称心。
 嘉良听了心大怒， 便骂你个老贱人。
 我不知你作了多少孽， 弄得一家勿太平。
 看你有啥福气阿婆做， 只好做个单式人。

我家单生一子没有女，所以养媳伴家庭。
 你要拿她折磨死，怎能去见姓张人？
 张公好意媒人做，又赔工夫又损银。
 女家合用都是他，当他亲生女看成。
 娶她到我家里来，为做传宗接代人。
 你将媳妇磨难死，看你终身靠啥人！
 嘉良越说越火冒，甩台拍凳骂高声。
 轮起拳头将妻打，外边走进报信人。

且说孙嘉良的岳父在山东开店做生意，忽然有病，连忙差家童前来报信。冯春走到孙家，便叫姑爷：“你家岳父有病在床，实是危急，请你姑爷速去不可耽搁。”冯氏听到爹爹有病，心中着急就催丈夫急速动身探望。嘉良肚中思想：我若去后，媳妇又要受苦；我若不去，岳父面上过意不去，进退两难，不如我来劝告她一番，能否回心转意。说道：“娘子，我对你说，我去只之后，你要拿媳妇好好看待，要当自己亲生女一样，不要听信闲言闲语。媳妇年纪虽小，粗细生活无有不会，也是我们的福气。再说素珍从小无娘，也是苦处，你做阿婆的，也要包涵。你如拿他弄得不像人，你名声也不好听。我现在交代你，我去之后，你如把媳妇弄杀，我回来你性命难活。”素珍在旁听了，便叫公公你放心末哉，我媳妇自小无娘，应当有婆婆管教，望你公公早早回来。

嘉良便把衣裳换，	同了冯春一同行。
冯氏看见心欢喜，	今朝跑掉对头人。
素珍看见心发急，	今日必定受苦辛。
自从推磨推出泡，	如今寸步原难行。
夜里痛只困勿着，	满身疼痛实难禁。
每天洗菜并淘米，	还要烧饭洗衣衿。
喂猪喂羊都是我，	并无一刻空时辰。
床上洗落无休息，	指头上紫血泡穿血淋淋。
素珍思想伤心苦，	阿婆面孔吓煞人。
开口便把妖精骂，	你在做点啥事情？

素珍道：“婆婆，我到河滩去洗衣的。”冯氏拿衣裳一看，就骂：“你个娼根，你算落⑥干净哉？你指头上生了红丝疔，洗只半日天，没有一件洗干净！”嘴里骂手里抢根门闩就打，实是可怜也，无一人来相劝。

素珍打到尘埃地，	可怜打得满身青。
鼻头里打得流鲜血，	跪在地上叫救命。
求你婆婆饶只我，	重新再去洗干净。
打得头发蓬松披肩背，	面皮拉碎血淋淋。
衣裳拉得纷纷碎，	鞋子丢在半边存。
磕头跪地哀求告，	婆婆饶我苦命人。
声声痛哭婆婆叫，	阿婆勿理半毫分。
素珍无难来立起，	鲜血斑斑进房门。
扒扒摸摸周身痛，	满身痛只步难行。
想着爹娘肝肠断，	眼泪双抛不停留。
女儿如今做媳妇，	不如畜生勿当人。
发寒发热真疼痛，	困在床上难翻身。
喉咙干断无汤水，	心中好像火来焚。

这种磨难受勿过， 活在世间做啥人。
 公公丈夫快点转， 救我奴奴苦命人。
 多蒙公公丈夫看重我， 把我奴奴要做人。
 丈夫呀， 前日你在家庭内， 磨坊里来劝奴身。
 望你丈夫身保重， 我打定注意短见寻。
 今世不能夫妻做， 来世与你再成亲。
 如今再勿归家转， 我要与你两处分。
 奴在你家几个月， 活磨活难不成人。
 如今我还痴心想， 巴夫及第中头名。
 倘然与你成花烛， 享受荣华过几春。
 故此我今常忍耐， 听凭婆婆打骂身。
 如今吃只苦中苦， 后来想做人上人。
 我今受此婆婆打， 打得骨脊寸寸伤。
 实在忍受痛勿过， 一歇难过半时辰。
 思想一夜未曾困， 忍痛含泪出房门。
 抽身走到高厅上， 抬头看见丈夫身。
 文玉看妻容貌瘦， 顿时面孔呆顿顿。

且说文玉便叫姐：“爹爹母亲可起床？”素珍道：“婆婆未曾起床，公公不在家中。前日太舅公在山东生病，太舅婆差人来请去的。哥哥你从哪里进来的？”文玉道：“我在大门里进来的。”素珍道：“啊呀昨夜大门忘记未曾闩好，亏得你哥哥回来，婆婆未曾晓得，倘然被她知道，我奴奴一顿棒头又逃勿落。”文玉就拿素珍细细一看，面上血迹斑斑，满身都是青块。文玉眼泪双抛：“我家娘亲为何下此毒手？”素珍两泪交流，无言回答。文玉走进娘房，拿帐子一掀，看见娘亲还在呼呼大睡。那文玉退出娘房，便叫姐姐：“我今日回家劝劝你，姐姐你总要忍耐，断断不可有别的念头。我现在要上京去考试，待我功名成就，你就有出头之日。此时母亲尚且困着，我且出去一歇再回来，免得母亲疑心。”

素珍便把哥哥叫， 哥哥才学足十分。
 婆婆如此心肠毒， 哥哥原是好心人。
 依照婆婆石头也要拿我磨成粉， 哪有安稳一时辰。
 前日打死还阳转， 婆婆原像铁打心。
 我几次要想寻短见， 丢勿落你哥哥一个人。
 哥哥呀， 莫挂奴奴人一个， 不要思念苦命人。
 死在阴司你家鬼， 活在阳间你家人。
 奴奴一世无更改， 只要哥哥有真心。
 你今到了京都去， 自己保重自己身。
 冷要穿衣热要脱， 吃食调和要当心。
 哥哥呀， 倘有功名成就日， 速即就要转家门。
 奴奴在家等着你， 望你哥哥中头名。
 奴奴决不寻短见， 你今放心上京城。
 夫妻二个双流泪， 文玉开口说原因。

且说文玉便叫姐姐：“我到外头去哉，母亲就要起来快哉。倘然被他看见我们二人在一起，连我也要辱骂。让我出去只，你就来闩好只大门，快去烧好只点心。母亲要起来了。我出去一歇再来敲门吧！”素珍道：“哥哥真是好主意，今日免落我一顿棒头。”文玉走出大门，素珍连忙把门闩好，就去烧好面汤，端到阿

婆房里，到床前叫道：“婆婆起来洗面吧！面汤水在此。”冯氏便骂：“你个贱人，清晨早起就来闹煞勿清，我正在好困辰光，你点心也不烧来，鬼说鬼话鬼讨好，快快替我死出去！”

素珍眼泪双抛房门出，就到厨房烧点心。

桂圆点心共一碗，端到房中敬婆吞。

阿婆一头吃来一头骂，脱出眼睛骂贱人。

听见门外敲门响，便骂娼根去开门。

再说阿婆便骂道：“你个娼根，可听见外边敲门响，你还立在那边像个死人，还不死出去开门！”素珍连忙就去开门，文玉进来一直走到房里，便叫母亲：“孩儿今日要上京赴考，特来说与你母亲知道。”冯氏便叫孩儿：“你的舅公在山东生病，你爹去望他，还是前日去的，到今日尚未回家，未知如何？如今你爹爹不在家中，讲只⑦你不能出门。孩儿为了求取功名，也是正当。快去端正行李，你去考未哉，家里一切有我娘在此。”文玉便问母亲：“今日媳妇服侍你如何？”母亲道：“孩儿，这个小贱货，养到她头发白耳朵聋也学勿好个哉。等你爹爹回家，把她退落只就算。”文玉就冷笑一声说道：“娘亲退婚二字莫提，不比从前，我现在已入黉门，作为一个秀士就要退婚，可要被人家谈论耻笑。”冯氏道：“你个老小⑧不关你事，总有我娘在此。前日你娘姨对我说，有一个财主小姐，生得如花似玉，聪明伶俐，同我儿实匹配。姨母道你如果同这个小贱人成婚，也是害了你一世。”

文玉开口叫母亲，退婚二字我不要听。

总是我命生得薄，夫妻好坏前世定。

多谢娘姨良心好，替我外甥做媒人。

娘亲听了心大怒，开口便骂小畜生。

只定道你我一条心，反怪我娘无眼睛。

文玉看见母亲发火来跪下，娘亲息怒听原因。

并非孩儿冲撞你，退婚二字难应允。

要求母亲宽洪量，念他无爹无娘人。

倘然媳妇有差池，母亲教训理该应。

或者打来或者骂，无人谈论半毫分。

倘然你要婚姻退，我和爹爹难做人。

常言道不痴不呆人难做，总不能记记打在鼓中心。

且说冯氏便骂道：“你个忤逆种，我化了多少钱替你上学读书，巴你强爷胜祖。你今考了一个秀才，倒说退婚二字难应承。你要拿这个小贱货做老婆末，叫鼻头上挂鲞鱼休想！你个畜生我譬如不曾养你，快快死出去，不许归家。”那文玉立起身来，望外而走，心中闷闷不乐。

死活存亡有天命，想想妻子苦伤心。

文玉一路匆匆走，再说素珍苦命人。

素珍想亲生儿子如此样，况且我是外头人。

素珍便把婆婆叫，快快息怒莫生嗔。

夫君今日冲撞你，饶他年小不知情。

阿婆听了更加火，贱人娼根骂勿停。

且说阿婆就骂：“你个贱货，阿公保护只你，丈夫爱惜只你，你个贱人骨头呒不三两重，你夫妻二人勿是物事⑨，如今还没有替你得登在一兜，已经有斟有酌；倘然替你得成只亲，我二根老骨头被你们磨成骨粉，休想吃你得饭！你个贱

人快快替我去拿谷来春点新米起来，我要烧点新米粥吃吃！”

素珍听说要春米，	自怨力小年纪轻。
教我如何春得动，	手臂酸麻苦伤心。
十只指头弯不转，	青块个个变成苍。
跪在阿婆面前哀求告，	阿婆便骂怪妖精。
贱人懒惰会装蒜，	分明气死我我身。
门闩一根拿在手，	头发扯住紧腾腾。
起身连打数十记，	素珍痛得不做声。
当头一棍了勿得，	头昏眼暗失三魂。
一跌跌倒尘埃地，	是死是活不知闻。
上本宝卷已宣完，	素珍勿动苦悲惨。
大家听得伤心痛，	要听下本再宣传。
会上良因三世佛，	救苦救难观世音。
诸尊菩萨摩诃萨，	尊尊诸佛坐莲坛。

下集

上本宣过下本开，	再将下本接前谈。
上本宣到素珍跌在地埃尘，	二眼一闭不回来。
我们听得都发急，	最好素珍活转来。
满身打得都是血，	凶阿婆看只也惊呆。
拨拨动动鲜血放，	心中有点急起来。
如果贱人真个死，	叫我一人如何办？
素珍死在尘埃地，	何人来做救星人。
土地公公亲身到，	来救素珍转还魂。
土地用足混元气，	素珍悠悠苏醒转还魂。

且说冯氏看到素珍眼开手动，便骂道：“你个贱货倒会诈死吓人，你学会只诈死，想可以勿打你哉，我乃末偏要打，打死了你，我壳张⑩抵你命。”又拿起一根树棍，将要打，忽听得外边敲门，就丢落只树棍，一头走一边骂，走到外边开门一看，原是姐姐到了，便叫姐姐里边来请坐。这个搞家精①便叫妹妹：“这二日外甥娘娘如何？”二人一头走一头讲。走到里边，看见素珍含只眼泪叫道：“姨婆请坐吧！”那个搞家精说道：“你个小姐为何如此？坐在地上像啥样式，快点立起来吧。”掇转身来便对妹妹说：“好好里个人家，为啥日日寻气？”冯氏道：“姐姐，这个贱货色不要说她，叫她做生活总之难过煞哉；一张贼嘴倒是九炼成钢。”姨婆便叫小姐：“你也本该勿好，做老小家，总要依头顺脑，不可强头倔脑，难怪阿婆要发火。你有这种阿婆，也算是好个，换只别个阿婆，还要凶啦！”素珍思想，你是又来弄事的鬼。前日子来同我阿婆咬耳说了一番，我婆婆就改变心肠，每天拿我毒打。今日到来又来挑火①。这个搞家精鬼讨好说道：“小姐我来挽你起来，不要哭哉。到房里去困一歇吧！”素珍道：“姨婆我实在不能行动。”老贱人做得挽了素珍，慢慢的走进房中。

不说素珍房中哭，	再说姨婆搞家精。
走出房中冷言笑，	只有你勾②这种人。
便问妹妹可听见，	素珍骂到内房门。
骂你娼根还勿死，	烂心烂肺烂舌根。

二只脚爪会打我，寸寸节节烂断筋。
阎王还不捉你去，魔鬼牵来磨盘碾。
骂你这个老货色，天诛地灭老娼根。
冯氏听说真火冒，顿时又要打素珍。
阿姐便把妹妹叫，你且听我说原因。

且说搞家精便叫妹妹：“今日妹丈与外甥不在家中，还是趁早把这个小东西弄死只吧，弄死只末说生病死了，或者说是跟人逃走去了，等妹丈外甥转来，一定会相信，可以说人不知鬼不觉。”冯氏一听，十分欢喜。便叫道：“姐姐，倘然我弄死了，你要来帮帮我。”阿姐道：“不要说得，我同你毕竟是姊妹道里，有啥事体应该相帮。倘然死了只要您来喊我一声。”说罢便道：“妹妹我去哉。”

不说冯氏想计谋，再说素珍苦命人。
登在房中伤心痛，也是爹娘养我身。
爹娘呀，我吃苦头无人晓，巴望丈夫早回程。
几番要想寻短见，难抛哥哥一个人。
夫君呀，早回一歇还可见，晚回不见小奴身。
这种磨难受勿过，钢筋铁骨也要磨成粉。
不知前世作啥孽，今世受此大祸根。
哥哥呀，前日在家苦劝我，断断不可短见寻。
再三再四安慰我，日后总有好收成。
有朝一日功名就，与我奴奴结成婚。
夫君还不归家转，恐怕不能见奴身。
想必姻缘簿上无名字，今世夫妻做不成。
挂名夫妻少陪你，愿你另娶别个人。
但愿婆婆回心转，和和睦睦过一生。
命苦我来做养媳，哪知送落一残生。
哥哥呀，但愿你重讨贤妻回家转，多男多女多子孙。
思思想想真难过，想着爹娘好伤心。
也无亲眷来张望，无人祭扫你坟。
留我女儿苦命在，半子虚空祭你魂。
我今痴心还妄想，四季羹饭与你吞。
白白里养我人一个，年方十二命归阴。

且说冯氏拿了一根树棍，走到房中铁青面孔，开口就骂：“你个娼根，死在房里罗罗嗦嗦骂个啥人？此歇辰光还不死出来做生活，昨日诈死，今日又来诈生病，今朝我来打死了你，出我心中之气。”阿婆走上去一把头发，拉住就打，素珍连忙叫喊：“婆婆，饶只我狗命吧，我实在打勿起哉！”

求求婆婆开恩典，赛过皇天赦犯人。
婆婆今朝饶送我，寿同松柏万年春。
倘然婆婆饶只我，胜过烧香拜观音。
只管骂来只管打，全然不饶半毫分。
娼根为啥还勿死，一死保你就太平。
闹只乡邻不安逸，日日到像做人命。
打得手酸打勿动，棒头一丢走出门。
嘴里不断高声骂，歇歇再来打贱人。
素珍听了吓落魂，赛过钢刀刺心肝。

顾勿得公公丈夫人二个，打定主意短见寻。

千死万死总一死，早死一日早超升。

且说素珍到了二更时候，走到阿婆房门口，听见阿婆呼呼大睡。回到自己房中，换了衣裳，打了一盆水，洗了面，各处焚香点烛，双膝跪下，望空拜了几拜，哭道：“爹娘呀，你在阴司是否知道，今日苦命女儿要来会见你了。”又拜孙家家堂祖先，叫道：“祖先呀，我这个苦命女子，巴望与你家传宗接代，一世到老，不料今日也要归阴！”

素珍望空拜几拜，拜拜公公老年人。
公公呀，指望侍奉伴到老，不料今日别你身。
周身打得节节痛，三日三夜不曾困。
汤水不吃四五日，力气全无半毫分。
公公如此见爱我，阴司路上报你恩。
又朝西天拜几拜，拜拜灵山观世音。
菩萨保得公公长在世，寿同松柏万年春。
手脚轻健直到老，一家人口尽太平。
又望空中拜几拜，拜只文玉丈夫身。
夫君呀，你三番四次来劝我，多谢关心我奴身。
巴你哥哥功名就，做官回来显门庭。
与我奴奴团圆日，生男育女接后根。
只望夫妻同到老，谁知今日二处分。
做梦头里未想着，十二岁就要命归阴。
奴奴今日别了你，阴司保佑我夫身。
有朝婆婆房中拜，拜拜婆婆年老人。
你是听了姨婆话，拿我奴奴勿当人。
恶打恶骂都勿怨，怨来怨去怨自身。
只怨前世多作孽，今生年少丧残生。

且说素珍说了一番，立起身来，叫声婆婆，但愿你总要回心转来，我死之后，文玉再讨妻回来，断不可照我如此虐待，求得你们一家欢乐，我死也瞑目。回声哭道：“爹娘呀，我苦命女儿也要来了！”

眼泪双抛哀哀哭，顿时拿了绳一根。
打了一个无情结，就拿板凳填脚跟。
将头钻进圈圈内，板凳踢翻空身。
眼睛一白气已绝，舌头吐出寸三分。
鼻孔之中流鲜血，气绝身亡命归阴。
冯氏一听板凳响，扒下床沿就动身。
左手提火右手棒，贱人娼根骂连声。
走到素珍房门口，口骂贱人勿是人。
半夜勿点幽冥火，登在房中落啥魂。
贱人还勿来开我，剥你皮来抽你筋。
如此闹法还勿开，如同死了一样能。
今日进来打死你，不饶你个贱娼根。
就拿房门来掮下，走进房中看虚真。
看见素珍梁上吊，顿时心里顿一頓。
不想娼根会寻死，心中倒是喜十分。

心中思想无摆布，
忽然听见敲门响，
今朝一定要相打，
硬了头皮开门看，
哪能拿出死尸身。
只怕老贼转家门。
苦条老命拼一拼。
原来姐姐到来临。

冯氏叫道：“啊呀姐姐，你倒来了，真正凑巧，我本来弄得一点无主意，不想我里个小贱人真正寻死个，现在吊在房里边。去，同你商量商量，贱人的死尸如何处理。”搞家精说道：“既然死了也好，也不要买棺材，又不要芦席盖，只要我同你把死尸扛出去，丢在荒坟上茅草堆里，横竖在半夜三更，人不知鬼不觉。”冯氏一听道：“姐姐真是好主意，真是又省工夫又省钱。”商量停当，二人走进房中，将尸体放下来，扛头扛脚扛了就走。

二人扛出后门外，	一只黄狗叫连声。
心中吓得扑扑跳，	一个跟斗翻转身。
连忙将身来爬起，	依旧扛只望前行。
七颠八倒朝前走，	行来将近到松坟。
头一丢来脚一丢，	丢在荒坟地上存。
二人即便回家转，	替你外甥做媒人。
一口难说三处话，	再说素珍吊死人。
呜呼一命归阴去，	来到阎王宝殿存。
双膝跪在尘埃地，	哭告阎王得知闻。
判官随即生死簿上来查看，查看素珍一个人。	
阳寿还有七十二，	后来一品正夫人。
素珍呀，你的丈夫孙文玉，探花及第做朝臣。	
快快送你还阳转，	日后你有好收成。
明明吊死闺门内，	悠悠醒转在松坟。
张开眼睛细观看，	为何登在此地方？
此地奴奴勿认得，	十分奇怪好疑心。
莫非就是阴间地，	也无鬼来也无人。
摸摸都是大松树，	看看尽是大坟墩。
思思想想我命苦，	嚎啕大哭苦伤心。
不如撞死松树上，	我今仍去见阎王。
正要树上来撞死，	忽然遇着救星人。

再说素珍抬头一看，前面有一盏红灯，想道：啊呀，此地难道是阴司地界？看见提灯之人是一位白发公公，莫非是土地公公来了？原来这个老人就是孙文玉的先生，姓杨名叫广学，在亲眷人家吃酒回来，约有三更时分，孤单独一路走来，到家约有三里之路，所以慢慢而行。正走之间，只听松坟里面有啼哭之声，就走进去一看，吃了一惊，看见一个女子坐在地上。杨先生放大了胆，走上前去便问道：“你可是人还是鬼？在此吓人？”素珍叫道：“老公公，我不是鬼怪，我是个落难女子。”杨先生道：“你家住何处？姓甚名谁？为何在此啼哭？”素珍叫道：“老公公，你有所不知，待奴一一告禀。”

公公你且听分明，	我是尧塘村上人。
爹爹名叫甄悟音，	母亲巫氏老夫人。
不幸父母身早死，	张公与我配婚姻。
奴孙家做养媳，	丈夫文玉秀士身。
冯氏婆婆磨难我，	逼我寻死命归阴。

不知因何到此地，
先生听说忙开口，
不知你公公何处人？
叫声小姐莫担心。

杨先生叫声小姐：“你也不必悲伤，我老身非是别人，文玉就是我个学生子。我老汉姓杨名叫广学。你小姐如此光景，且到我家中耽搁几天，再作道理。我家只有老夫妻二人，你住在我家中，不妨等你公公丈夫回来，再作道理。”素珍说道：“多谢你恩公对我的关心。公公呀，还是让奴早点一死为好。”先生说道：“小姐你说啥痴话。老话说得好，在坐一日胜死千年，小姐你还是跟我走吧。”经过再三相劝，素珍想道：我暂且到他家中住几天，可能公公丈夫回来，得知我的心迹，表明我的苦衷，死也未迟。就说道：“多谢恩公救命之恩，来生犬马图报。”先生说道：“小姐你何出此言，请走吧。”

素珍立起身来前头走，先生提灯后头跟。
一路匆匆来得快，抬头已到先生门。
先生便把门来碰，吴氏夫人出来迎。
先生同只素珍门来进，素珍低头跟只进门庭。
吴氏夫人来接进，开言便问相公身。

巫氏便问道：“这位千金是何人？”先生就拿小姐的事情细说一通。夫人听了二泪交流，好不悲伤。素珍在旁边想道：“莫非就是师母？”随即叫声：“师母大人在上，奴家素珍拜见。”夫人慌忙扶起，叫声：“小姐，你受了大难。”素珍叫声：“师母也，是我命该如此。”夫人细看了一番小姐，就对相公说道：“你我无男无女，我看小姐百般忍耐，人品又是好，不如认她寄女吧！待等文玉回来，再作道理。”先生说道：“夫人言之有理，未知小姐意下如何？”素珍道：“只是我奴家无福，承蒙恩公相救，哪有不肯之理！”

素珍立刻来跪下，拜见寄父寄母亲。
忙把夜饭来款待，母女三人喜欢心。
吃开晚饭来睡觉，不多时刻大天明。
先生就到张家去，详情说与张公听。
张公一听心大怒，先生辞别转家庭。
张公急忙孙家去，要问泼妇讨千金。
不多片刻孙家到，张公看了火煞人。

再说张公来到孙家，果然老柳树精也在孙家。姊妹二人正在讲讲说说，看见张公到来，就叫张公请坐，到来有何贵干？张公说道：“我来非为别事，要领素珍转去住二日，叫他要替爹娘上上坟。”冯氏接口说道：“张伯伯，你不来倒也罢了，你来只也是很好。我本来要与你讲讲素珍这个小东西，一上我门，不知为了何事，还是嫌我里穷，还是嫌我里儿子丑，时常同我吵闹，每天甩台丢凳，总之差东跑西，叫她端凳她掮梯，直吵到昨夜跟人逃走去了。我正要与你张伯伯讲讲，我们出去切访切访，叫她回来，请你问问她到底为了何事？”

张公一听火直喷，开言便骂老娼根。
别样事情多不说，喷嘴嚼舌乱胡行。
逃走之事我不信，领她勿着不太平。
总是拨你来打死，还要搬嘴说坏人。
分明欺侮无娘女，拿她痛打命归阴。
活人还我活人面，死人还我死尸灵。
若然素珍不见面，与你当官理来评。
张公一头叹气回家转，姊妹双双急煞人。

不宣姊妹二个来发竭，再宣员外山东转家庭。

孙员外来到家中，就问老不贤：“媳妇为何不来见我，到哪里去了？”冯氏说道：“你个老杀才，你在家一向包他，现在包只一出好戏哉！你到山东，这个小贱货登在家中作天作地，我同他讲讲反而嘴凶，直到现在已经跟人逃走去了。”员外道：“我全然不信，想必被你老贱货打死的了。”员外怨气冲天骂道：“你个老贱货，等会摸清底细，再同你算账！”员外就默默无言地立起身来，走到张家，张公见了孙员外，连忙接到里边坐定，员外就问素珍一事，张公就把素珍在家被婆婆折磨一事细说一便。员外听了如刀割心。张公道：“员外你现在不必着急，素珍如今在杨先生家中收养，做了继女。”员外听后，又悲又喜又是怒火。就拜别张公，去到杨家探望媳妇。

拜别张公老年人，	来到先生杨家门。
素珍看见公公前来到，	双膝跪在地埃尘。
手扶双膝嚎啕哭，	公公呀快快救救奴奴身。
自从你公公身出外，	奴奴痛苦万千分。
婆婆逼我身遭死，	无法只好短见寻。
若无寄父来救我，	奴奴性命活勿成。
恩人救我继女做，	剪肉烧香难报恩。
员外听得双流泪，	好言相劝媳妇身。
媳妇呀，只怪我老身无主见，	害你媳妇受苦辛。
你暂且寄父家里住，	过了几天再理论。
员外拜谢先生要回转，	怒气冲冲转家门。
一到家中开言骂，	要骂无知老贱人。
媳妇到底哪里去，	快快与我说情真。
你若今天不说，	你的狗命活不成。
冯氏受骂来思想，	此事恐怕漏风声。
冯氏硬了头皮来相骂，	咬牙切齿骂连声。
贱人跟人来逃走，	全是你个老活狲。
员外就拿一把头发来扯住，	巴掌打得响连声。
揪住地下只管打，	拳打脚踢打上身。
你今朝还要贼嘴硬，	我要打死你个老贼人。
夫人打得嚎啕哭，	打得肖来滚去喊竭声。

冯氏被员外打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打得口喊救命更无人来劝阻。员外骂道：“你个老贱人，倘然今日勿还我媳妇，今天一定打死你个贱人！你拿媳妇活活磨死，我要把你活活的打死！你快快还我媳妇吧。”冯氏说道：“你且然饶我吧！”

冯氏打得无摆布，	哀哀痛哭喊连声。
不宣冯氏打得苦，	再宣文玉一个人。
二月初三头场进，	百花生日二场临。
十五三场方圆满，	念七清晨挂榜文。
状元出在湖南府，	榜眼出在浙江城。
探花非是别一个，	就是常州文玉身。
奉旨游街皇城看，	山呼万岁出朝门。
不宣文玉探花身高中，	再宣报禄报到姓孙门。

孙员外看见报禄人一到，心中大喜。只有冯氏听了文玉得中，一时无兴。况且被员外打了一顿。再说报禄士又报到杨先生家中，杨先生听了心中大喜。素珍

在旁听见丈夫中了探花，满心欢喜。再说报禄人员到各处亲眷、朋友处报喜不表。再说朝中有一个文华殿大学士姓邵名学士，乾隆钦点代皇要到友好国家去封王，就是走亲访友。邵学士启奏万岁，我要一个能干的人去作伴。万岁思想只有新科探花孙文玉，生得能干。万岁降旨，速召孙文玉上殿。叫道：“孙爱卿，你同邵学士代寡人外出封王。”文玉心中不乐，一则要回家望望妻子，二则会会父母亲身体是否强健。现在皇上圣旨已下，只得答应谢恩。万岁选了好日子，即刻开船。各官员相送，一路来到番邦邻国蓼莽国。天色已晚，就在金亭馆安歇。番官备酒款待，乃个孙文玉可称能干，心灵眼快，一到番国即就看见一位长者，听他说话不像外国之人。文玉问道：“老先生，我看你不是此地之人。”其实这个人就是素珍的父亲甄觉，便道：“大人听我老汉告禀，我在家有一个同窗好友邱客人，与我一同船上做生意，不料来到东洋，江中遇到狂风，船翻在江中，几十人一齐淹死。老汉幸遇官船搭救，来此馆中料理，过度生活。”文玉又问道：“你既然是中华人士，住在啥州啥县啥个村庄，说个明白。”甄觉道：“大人听禀。”

家住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里尧塘村。

老汉非是别一个，甄觉就是我老身。

其年走海生意做，遇难船翻在江心。

番官救我到此地，计来已有五年春。

乃探花听了感到也是伤心，又问道：“老先生，你出来的时候家中可有家眷？请详情告禀。”

大人呀，所生一女在家内，取名就叫甄素珍。

我身出外只有十一岁，如今已有十六春。

自小生得多伶俐，未曾出帖配成婚。

还有妻房巫氏女，三从四德会做人。

如今未知生与死，不知怎样度朝昏。

甄觉说罢双流泪，文玉听了也悲惨。

此人非是别一个，就是我的老丈人。

且说文玉听了又悲又喜。顿时立起身来说道：“啊呀，原来你就是我的岳父大人。”甄觉上前双膝跪下叫道：“大人，你不要认错了，我家小女哪有福气做你夫人？”文玉道：“岳父呀，你有所不知。”文玉就将张公代为出殡，许配婚姻，进京求取功名，与邵学士到外国封王细说一遍。甄觉听了大吃一惊，眼泪双抛，妻子为我急死，十分悲苦。乃邵学士在旁边看他们二人实是伤心，上前相劝道：

“你们二人也是一件喜事，不必悲伤。明日早朝奏与番王知道，一同回家，岂不好很好。”一宵已过，直抵来朝，将官齐来相送，即刻登程而去。

三人一起回家去，顺风相送快如云。

一路来到琉球国，巧遇以前邱客人。

二人细说别后事，哈哈大笑开船就动身。

两人辞别各回去，一路来到本皇城。

五更三点来启奏，乾隆听了喜欢心。

加封邵学士花两朵，满朝文武喜十分。

又封探花孙文玉，翰林院读进宫门。

两人谢恩方已毕，再宣朝中一公卿。

“臣武英殿大学士陆斌启奏吾皇万岁：臣有个女儿名叫湘兰，年方十六岁，要想和孙探花联姻，伏乞我皇准奏。”孙文玉听说慌忙跪下奏道：“臣启奏万岁，家中已有糟糠之妻，不能再娶，伏乞吾皇明察。”皇上道：“陆卿现在孙卿已有妻

子，你的女儿可另配婚姻。”陆斌道：“臣一言既出，决不更改。他执意不允，分明看轻老夫。”孙文玉与陆斌在金銮殿上你一句我一句争论起来。乃时走出中极殿大学士说道：“你们二人不必争论，陆年兄将女儿许配文玉，是一件美事。探花家中已有妻子，推论不允，也是一点义气，难以怪他。依我主见，待探花回家，先和甄氏完婚，后再与陆小姐完姻。孙文玉有重诰命，不分偏正，未知你们意下如何？”万岁道：“如此甚好。”文玉只得答应，在金銮殿上拜见岳父，谢恩出朝。又到陆府拜见岳母，陆府设筵款待文玉。拜别岳父母，奉旨回乡，先拜双亲，后祭祖庙。员外便问道：“这位是何人？”文玉道：“是岳父大人。”文玉就将茅茅国去封王，遇见岳父的情由细说一遍，员外听了大喜，原来是亲翁，恭喜你逢凶化吉。今天和小儿同归，真也难得。甄觉上前说道：“多谢亲翁，小女在府，承蒙亲翁亲母教训，感恩不尽。”文玉道：“母亲唤小姐出来相见。”冯氏听了满面通红，一时弄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文玉见了心疑惑，	为何不见我妻身？
员外便把孩儿叫，	要问无知老贱人。
探花急把母亲叫，	我妻却在那方存？
冯氏一时无言答，	一呆呆了半时辰。
说道儿呀，此话为娘也难说，	你妻逃走去跟人。
文玉一听魂飞散，	一交跌到地埃尘。
员外此刻心大怒，	暴跳如雷骂贱人。
甄觉吓得无主意，	慌忙乱拍喊连声。
文玉渐渐还魂转，	口口声声叫夫人。
害了夫人遭大难，	下官哪里得知闻！
叫我取了功名无用处，	一番心苦白费心。

甄觉上前，含着眼泪劝叫道：“贤婿，你勿必难过，想来总是我的女儿不好，不知廉耻，我们不幸养出这种贱人，待我慢慢访着，我要将她剥皮抽筋，方泄我心中之恨。贤婿，你今日荣归，另讨一个有德千金，茶礼都是我算。”文玉道：“岳父大人，小姐逃走之话不要谈及。我是不信的。其中必有原因。”

岳父呀，若说小姐人一个，	三从四德尽知闻。
各样生活多伶俐，	世事件件得知闻。
岳父呀只怪我小婿无才能，	不能照顾我夫人。
不知我妻在何处，	或许已经命归阴。
夫人呀，你在阴间慢慢走，	等我文玉一同行。
文玉是头上跌落大红顶，	上下袍服染灰尘。
金镶玉带来跌断，	金花跌在地埃尘。
员外越看越心火，	一把扯住老贱人。
拳打脚踢如狼虎，	打死你个老娼根。
冯氏打得喊救命，	叫喊孩儿救娘亲。
懊悔以前错主意，	听信旁人不该应。
叫声员外饶只我，	念我夫妻一点情。
丈夫呀，不要拿我来毒打，	情愿我死见阎君。
文玉地下来爬起，	揩干眼泪坐定身。
坐在窗前无言语，	心中悲伤不出声。

文玉正在悲伤，恰巧杨先生来了。员外急忙上前迎接，回头叫道：“我儿，先生来了。”文玉连忙上前拜见，说道：“门生未曾到府叩见老师，望勿见罪。”

先生道：“少礼，贤契请起，难得你荣归，为何这样悲伤？说与我知道便了。”

文玉细说前情事，先生听了笑盈盈。

若然妻房无着落，何不另娶女千金。

乃文玉说道：“先生啊，门生誓死不娶，我今不要活了，情愿一死，我也对得起素珍。我在阳间不能成双，死到阴司，总能成对。”先生道：“你说哪里话来，且听我劝尊。”

你今且到我家去，待我差人访千金。

你今不必悲伤害，慢慢寻访要定心。

百般劝解来安慰，劝的文玉住哭声。

文玉跟着先生走，甄觉同往杨家门。

一路来到先生家，拜见师母老人。

先生道：“贤契勿必着急，我有一个寄女，比你妻子更美丽。如今将寄女配你，未知你意下如何？”文玉道：“此事万万不能，哪怕九天仙女，我也不要。”先生道：“领你去看看如何？”师母进去，同素珍来到厅上，甄觉一看，心中想道好像是我女儿。素珍将甄觉一看，也暗想，好像我的父亲。双方只觉得面熟，恐怕认错，一言不发。先生道：“贤契，我的寄女，你仔细看看，生得怎样？”素珍上前叫道：“相公，你不认识人了么？”文玉上前仔细一看，就挽住了手说道：“啊呀，原来是夫人。”甄觉在旁说：“你是否我的女儿？”素珍道：“爹爹，正是女儿。闻得你爹爹身沉海底，怎能死里逃生？今日再有爹爹回来，父女相会。”甄觉道：“女儿呀，我幸得番官搭救，住在外国五年，日日思想你们。幸遇贤婿，来到外国封王，才得翁婿相见。”

所以趁船回家转，今日得见我亲生。

难得今日来相会，好比枯木再逢春。

文玉叫声夫人：“你怎样来到此地？今日得见，真是天意使然，好不欢乐。”

素珍眼泪落纷纷，爹爹相公听原因。

自从相公进京去，奴奴在家受苦辛。

婆婆听信姨妈话，将我折磨不成人。

几次三番逼我死，奴奴只得短见寻。

悬梁高挂香房内，未知怎到黑松坟。

醒来只见困在荒郊地，东南西北不分明。

想要上天天无路，要想入地地无门。

正要将身来撞死，来了恩公救星人。

盘问奴奴根由事，奴奴一一从头说分明。

念我苦命将我救，收我寄女过光阴。

相公呀，我道今生难见面，只好梦里会夫君。

今天相公功名就，奴奴一死也甘心。

素珍吃尽千般苦，双抛眼泪落纷纷。

文玉听说双膝跪，拜谢先生大恩人。

先生呀，若无恩师来相救，我妻早已命归阴。

等我夫妻来完婚，养老终身报大恩。

先生听说，满心欢喜。叫道：“文玉，吾老夫妇二人为了一无所靠，故将你妻过寄为女，难得你贤契又是这样好心，待我明天到你府上说明此事。”文玉道：

“先生你到我家内，在我母亲面前，不要说出实情。”先生道：“知道了。”文玉道：“岳父你和小姐暂且住在此地，待我回家，然后再来迎接。”文玉即刻回去，

来到家中，装作闷闷不乐。母亲说道：“孩儿不必悲伤，这种贱东西逃走了，正好为娘再替你讨一个贤慧的媳妇。那种贱东西哪有福气做一品夫人？”文玉说道：“母亲啊，孩儿再也不愿另讨妻子。”只听杨先生到，冯氏出来迎接。来到厅堂分宾坐定。先生道：“东翁，吾来非为别事，只为老夫有一寄女，欲替你令郎作伐，未知东翁意下如何？”冯氏听说做媒一事，就眉头一紧。思想姐姐也要来做媒，谁要他再来做啥媒人？便开口道：“先生且慢。”孙嘉良骂道：“你这个老贱人，谁要你来插嘴，与我滚开！”

冯氏被骂来走开，	默默无言像痴呆。
员外开口先生叫，	择选吉日就成亲。
先生喜欢来依允，	回家即刻办装奁。
说与小姐来知晓，	小姐听了喜欢心。
不提先生多完备，	再说员外喜欢天。
家中诸事多周到，	乘龙吉日到来临。
亲邻朋友都来到，	不是亲来也是亲。
今日荣华并富贵，	张灯结彩闹盈盈。
娶亲人等都齐集，	不多几时到家庭。
夫妻参拜天和地，	红绿牵巾进房门。

素珍小姐进了新房，亲眷齐来贺喜。冯氏肚里思想：“让我去看看，阿要比以前的好些。”正在门口张看，恰巧帐慢掀开，新娘子面孔一露，冯氏一看那脸，一声啊呀，魂飞天外。便叫：“素珍媳妇你不要来显魂，吓我，我今后请了和尚来荐度你。”这个老贱人一头走来一头说，走到大厅上，像发痴一样说道：“大事不好了，素珍阴魂出现了。”许多亲眷听了呵呵大笑，员外一听，骂道：“你个老贱人，阎王一定要来捉你去了。”冯氏吓得魂不附体，哭道：“员外你总要念我夫妻情分，代我求求素珍的阴魂。”文玉道：“你再去认认看，到底是人，还是鬼。”甄觉道：“亲家母，我去叫他出来认个分明。”甄觉来到房中，对女儿说明此事：“你出去见婆婆，看他如何？”旁边丫鬟换了小姐，来到厅堂，向众位亲友见礼。冯氏在旁看了说道：“奇怪了，果真是人不是鬼。”文玉道：“母亲现在总看清了。”冯氏暗想素珍活了，今后如何是好？

冯氏急得无摆布，	如今难去见她身。
丈夫儿子总好说，	难见媳妇一个人。
细细看来无差错，	不怨别人怨自身。
搔头摸耳无摆布，	有何面目见至亲。
日后难吃媳妇饭，	不如早早短见寻。
诸亲百眷回家转，	再说新房二新人。
两人细谈前情事，	几乎不能结成亲。
丈夫呀，前情吃只苦中苦，	今日方为人上人。
二位谈到天明亮，	京中陆斌送亲到来临。

且说武英殿大学士陆斌，送湘兰小姐与文玉完婚。大船数十只，装奁物件不知其数。孙家大排筵席，挂灯结彩，诸亲庆贺热闹非凡。文玉同湘兰小姐参拜天地，成亲已毕。酒来席散，陆斌告别回京，又有圣旨到来，文玉慌忙接旨，天使宣读诏曰：“探花孙文玉升为吏部尚书；甄氏素珍为一品夫人；陆氏湘兰封翰林夫人；父亲孙嘉良封为荣禄大夫。”荣封三代，谢恩万岁万岁万万岁。员外诰封，把夫人丢在半边，就走到房中，闷闷不乐，自觉惭愧，又被员外打伤，不到一月忧闷而死。文玉将母亲收殓出殡埋葬，守孝三年。杨先生同甄觉一同住在文玉家

中，受享荣华。文玉又备了红贴，差人去请张广善前来报答老公公周济之恩，还有师母大人一同请来，共享荣华富贵，以作至亲来往是也。

不宣孙家多少事，	再说赵氏搞家精。
登在庄上多搅事，	拆散人家罪不轻。
弄得吃着无着落，	沿门去做求乞人。
以后天火来烧落，	尸骨抛散不成人。
从古作恶无好处，	莫做欺心搞事情。
文玉守孝三年满，	眷亲覆旨进京城。
君皇准奏眷亲本，	奉旨还乡奉双亲。
迅速光阴容易过，	不觉已有十年春。
素珍生了三个子，	湘兰儿子一千金。
共生五子并一女，	后来个个做公卿。

且说孙文玉共生五子，长子叫孙忠，次子叫孙孝，三子叫孙良，四子叫孙仁，五子叫孙义，女儿叫秀英。次子孙孝顶立甄氏香烟，四子孙仁顶立杨先生的后嗣。员外与甄觉到九十有余，大家一笑而死。文玉又守孝三年，素珍叫声相公：“我想荣华富贵，如同浮云一般，不如将田地房产交付孩儿掌管，我要立志修行。今生吃了多少苦头，总是前世作孽太重之故。”文玉道：“夫人，你倒同我同心合意。”陆氏听了叫道：“相公，姐姐，我也要和你们一同去修行也。”

三人同心多欢喜，	文玉心中喜十分。
后园起造十间屋，	装塑弥陀观世音。
三人齐吃长斋素，	朝念弥陀夜诵经。
不觉修到十年满，	来了南洋观世音。
见他三人功圆满，	度他三人上天庭。
观音菩萨云里笑，	要度凡间世上人。
凭你荣华多富贵，	阎王出帖就动身。
养媳宝卷宣完满，	宣与在堂大众听。
倘然有了养媳妇，	不要拿她看得轻。
她来替你开门户，	接续香烟后代人。
倘然丑陋并残疾，	也是注定命中存。
也有聪明多伶俐，	也是前世有善根。
世上还有个别人，	拿媳妇真正勿当人。
女儿当他珍珠宝，	媳妇当他陌生人。
女儿好煞嫁出去，	出去原是别家人。
孝顺女儿沿村哭，	忤逆媳妇守孝堂。
大众若要有媳妇，	不要学他这样腔。
养媳宝卷宣完满，	神也欢来佛也欢。
神欢佛喜添吉庆，	一年四季保平安。
以上良因三世佛，	大慈大悲观世音。
诸尊菩萨摩诃萨，	佛堂会上佛菩萨。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消灾增福寿，	念佛保长生。

南无合堂圣君佛菩萨 阿弥陀佛！

[注释]

- ① 发竭：吴方言，发急到了极点。
- ② 道里：吴方言，之间。
- ③ 两半爿：吴方言，分成两块。
- ④ 直头：吴方言，真的、居居然
- ⑤ 撰：吴方言，原有创置之意，此处为拿准（眼光）之意。
- ⑥ 落：吴方言，洗。河阳山地区民间至今说“洗衣服”谓“落衣裳”。
- ⑦ 讲只：吴方言，按理说。
- ⑧ 老小：吴方言，即孩子。
- ⑨ 物事：吴方言，东西。
- ⑩ 壳张：吴方言，准备着，有豁出去不惜一搏之意。
- ⑪ 搞家精：吴方言，把家庭或家族搅得天翻地覆的祸害。
- ⑫ 挑火：吴方言，挑拨离间。
- ⑬ 勾：吴方言，拥有。